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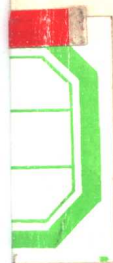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AIQING BIANZI

爱情辫子



● 小叶秀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爱情辫子



小叶秀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辫子/小叶秀子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12

ISBN 7-5313-1834-2

I. 爱…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60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 $\frac{1}{4}$ 插页: 2

印数: 1—20,400 册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红强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1834-2/I · 1605 定价: 17.80 元

女军官没能将贞洁保留到新婚前夜，一错再错，突然谜一般嫁给行伍老兵、商界英雄。然而，城市不信眼泪，爱情排斥模仿。女军官以个人成功的梦想来作补偿。几番拼搏，几番奇遇，纯真至爱却总惊鸿一瞥：破碎了，岂能以赝品替代？

本书写给陷身生活、爱却丧失的人们。对都市的罪责，叙述轻松戏谑。作家却凝重地说：慎重，你的爱！

1

这一天。西鹤，晴转多云。

苏娅在团政治处那幢小楼里上班时，心境要比天气情况好得多，只有阳光，没有阴影，甚至，看起来有点傻——就是那类常见的幸福过头的样子。

准确地说，这一天是 1988 年 7 月 27 日。这个日子，太阳照常升起，母鸡照常下蛋，不会对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可对苏娅，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命运。

自然，这是后话。

现在，她对这命运一无所知。

她知道的是，她日思夜想的人即将到来。那个英俊潇洒、常穿“苹果”牌牛仔裤的小男人，明天，将成为她的丈夫。

他，名叫聂小刚。

7 月的天气，说变就变。船靠岸时，下起了大雨，从长吉到西鹤，其间要变换几种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旅途的劳顿和闷热，使他对一场暴雨的骤降，持与别人不同的态度。当码头上那些与乘船有关或者无关的人群，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淋得如一盘散沙到处去避雨时，他甚至想像一只鸟

一样张开双臂，让雨大面积冲刷自己。

对聂小刚来说，更合理的方法应该是从广州坐汽车而不是坐船来到这里，但苏娅特意命令他在珠江走一趟。她说她是珠江的女儿。珠江未来的女婿应该了解珠江。尽管珠江让环保局长头疼。

他怀揣着盖有单位大红印章的结婚介绍信下了船，像一颗出膛的子弹，疾速射向离西鹅还有 25 公里的航空兵某团政治处。

政治处里有他明天的新娘。

空军中尉苏娅正在写一份报告，她是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之前，她是空军 A 医院的内科护士。无论干什么，她都干得很好。与聂小刚“拍拖”四年又三个月，即将瓜熟蒂落。

聂小刚出现在她的办公室的门前，苏娅第一反应并不是惊讶，而是早就准备好似的从椅子上起身，走过去，以军人的自持，跟他吻了一下，然后，她才注意到他已被雨淋得像一只落汤鸡，嗔怪说：“天。你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感冒了多不好。”

他缠缠绵绵的目光表明他并没有听她在说什么，搂着她的手没有放松的意思。苏娅的同事王秀萍见状一笑，捧着一摞材料，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苏娅的自持与那摞材料一块，被小王带走，她表现了女人更缠绵的精神，与聂小刚拧在一块，像一根越拧越紧的绳。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当拧紧的“绳子”终于松开，苏娅脸上少女特有的潮红，她的羞涩之美，令人目眩。

聂小刚钻进狭窄的卫生间脱衣洗澡，腿间的紧张状态，

渐渐有了无法回避的质感。对此，他有点恼恨自己的冲动。门外的苏娅，对着镜子，正往自己身上试一件白色连衣裙。他在长吉袁家岭的友谊商场，挑来拣去，挑得服务小姐的眼光变得一点儿也没有“友谊”的意味之后，才买下了这件价值不菲的裙子。他想让苏娅穿着它，变成自己的新娘。

她试裙子时，身体变换不同的姿势，试图找出一种更骄傲的模样，同时又试图探索内心的一种幸福的秘密。镜内和镜外的苏娅，都笑了那么一笑，但笑得好像并不一致。垂下去的双手和菱顿的裙子，无不暗示她的心不在焉。她的目光滑过镜子，看到窗外的一片落叶，在风雨中作并不自由落体运动，它盘旋的弧线，唤起她莫名的失落感，仿佛自己正被一种力量推到一个极端的边缘。卫生间的水声，越来越像一股无形的漩涡，唤起她少女内心珍藏多年的献身的欲望！

她把白色的连衣裙扔到床上，并脱去了身上的军装，对自己举动的疑惑，并没有影响到她进一步脱下蓝色的军裙。内衣里饱满的双乳，因为呼吸渐渐急促而微微震颤。这时，里间的水声突然停了。心有灵犀的信号，暗示他在期待着什么。

逼窄的空间，不仅没有抑制他作爱的思想，反而让这思想有不可收拾之势。他知道自我抑制无疑是火上浇油。于是，他冲着凉水的同时，大声唱歌，使腿间的张力渐渐松弛。

他唱的是一支老歌，歌词非常模糊。这一唱，使她握住门锁的手，暂时中断了转动。她又扭头瞧一眼窗外。那片落叶不知身归何处。窗外的雨像一部闪闪烁烁的黑白影片，像一个即将受难的贞女。隔着一道门的他，似乎如同隔着一道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地窥见了她，他说：

“苏娅，你也唱一支歌吧，让我听听。”

她没有唱，而是转动门锁，把门推开。

他双手高高举起一盆水，正准备自头顶倾下。猝不及防的敞开，使他愣了一愣。他强健的身体，在她眼前暴露无遗。第一次，她目睹了一个年轻男人因为在女人面前赤裸裸地展示自己而产生的羞涩。不由自主地迎上去。他赶紧用手中的盆子，扣住自己的阳刚处。这一举动似乎稳住了两人，他们都像定格了一般地对视着。在遥远的北方，在空军 A 医院，他也碰到过类似的情景，只不过那带有更多的喜剧意味；某次，他休假去看望苏娅。苏娅住的是女护士宿舍，很少有异性出没的地方，自然使白衣天使们工作之余在宿舍里的穿着不那么中规中矩，尤其在洗澡之后，常常有人穿一个三点式，从楼下的澡堂走向楼上的卧室。这情景，就让聂小刚碰到了。他跟一个女护士在梯拐角处劈面相逢，两人都不同程度地吓住了。不知所措的女护士，首先用手中的盆子遮住三点式中下面的一点，但上面的二点叫人放心不下，又赶紧用盆子遮住上面的两点，但下面的一点更叫人放心不下。上下无法兼顾，便干脆用盆子遮住自己的脸，一路尖叫着，落荒而逃。而聂小刚在她的尖叫声中，变成了一尊雕像。这当儿，他又把这故事讲给苏娅听。她没有像从前听着时那样开心地笑，而是木无表情。他说：

“把最美好的高潮留给新婚之夜吧。”

接着又用广东白话把它重复了一遍。

她咬咬嘴唇，转过身去，哭了。

他赶紧套上一条毛巾出来，笑道：“室内室外都下雨，真是风雨交加呀。”

她被逗得心动了一下，给了他一拳。两人相拥，没头没脑地吻。她破涕为笑，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几滴从窗外溅进来的雨点，提醒他们还光着身子，两人重新穿好衣服，

肩并肩，长久地瞧着窗外的风景。

为了体验下一块过日子的感觉，晚饭没去宾馆吃，两人一块动手，做了几道分不清是川湘还是广东风味的菜。聂小刚吃得有滋有味，苏娅大部分时间看他吃。四年又三个月，爱情是日日夜夜数过来的，从相识到相爱，从相爱到即将把相爱提高到法律认可的高度，从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到组织上的政治调查合格，甚至，从婚前检查到用于结婚证上的合影小照，婚姻已进入了事务性阶段，只差一张红皮书了。

吃过饭，两人到机场周围的旷地散步。雨后的草地散发泥土扑鼻的芳香，偶尔一二枝怒放的芍药花，那迎风的心情，仿佛摇着扇子的姑娘。苏娅兴高采烈地提到在护训队军训时的生活，比如“为猪站岗”：刚入伍的女兵，个个还只能说是半大孩子，她们还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站岗、巡逻，为了训练她们的胆量，两人一组，每组站岗四个小时，交换岗，还得当面点清猪的数目：25头。

聂小刚听了，大笑。

苏娅还谈到女兵们栽种的芍药花。

“那红红的一大片，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她说，“芍药的花和籽都可以入药。”

“是不是又想作诗啦？”望着她感叹的样子，他问。

她笑了那么一笑。

苏娅写诗，已小有名气，经常收到远近不等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只局限在诗的范畴；小部分来信，还有弦外之音；个别来信，甚至有点烫手。

当然，她最忠实的读者是聂小刚。

回到团政治处小楼她的卧室，两人读了一些往日的情

书，每读一封都有一种新的感受。又在阳台上，抬头数天上的星星。从一到一百，他怎么也数不过来，让她笑死了。

楼下住着政治处主任一家。政治处主任是河南人，他的小儿子那土腔土调的信阳口音，飘荡在夜空中，怪有味的，也怪可爱的。这使苏娅的话题转到孩子上。她特喜爱孩子，她对聂小刚说她要为他生四个孩子。

“这主意倒不错。”

“因为咱们相爱了四年。”

“外加三个月。”他补充道，接着又开玩笑说：

“这么说，结婚后我们就不相爱啦？”

“你胡说什么？”

“我再说一遍，这主意真不错，就是太傻。”

“你不是常说我是你的小傻瓜嘛？”她跟他耳语。“恋爱中的女孩智商都不高，要结婚的女孩就更糊涂了。”

她撒娇时，仿佛年龄一瞬间减去了十岁。

“男人也一样。”他故作谦虚地说，语气其实很神气。

“瞧你的德性。”她刮刮他的鼻子。

两人絮絮叨叨，相互碰杯，喝了不少的酒，说了许多类似有意义无意义的话。回房又执手对坐了一会儿，说得太多之后，一种无话可说的柔情，弥漫开来，加之酒的作用，使人产生深深的倦意。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打了一个哈欠。她无限爱怜地吻吻他的前额，催促他回宾馆歇息。他很听话地站起身子，走到门边，又折回来，跟她依依吻别。

“我希望你，”她梦呓似的说，“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他摇头。

她送走他之后不久，准备洗澡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2

这个电话，这个午夜的电话，改变了苏娅的一生。它的突兀和偶然，就像骰子一掷！

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个神秘的电话，去追溯一下苏娅当兵的生活和初恋。

14岁。夏日的午后。苏娅与玩伴们在学校的操场踢足球。李修玲的一脚任意球，越过人墙之后，很“任意”地掠过球门的门楣，又很“任意”地打在围墙的一张海报上。海报粘得马虎，被震落于地。苏娅跑过去，捡起海报，顺便一读，上面有军医学校招生的消息。尽管小时候在街上，她与玩伴见到兵哥们列队而过，总是管他们叫“青蛙”，但穿上军装的女兵，那蓬勃朝气，早深深印在苏娅爱幻想的头脑里。一身国防绿，对女孩，其实比对男孩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而李修玲和另一个同学黎曼，与她不谋而合，三个人打算结伴去报考。

踢球踢得大汗淋漓，去学校食堂饮水时，胖大嫂厨师也鼓励她们去从军。没有报名费，她们向胖大嫂借。后者有点犹豫。苏娅答应明天还钱，同时从家里拿两包糖送给她（那年特缺糖，要走后门或用糖票才能买到很有限的定量糖），

才使得胖大嫂变得乐于助人。

苏娅抱着足球，去了教育局。

报名处人头攒动。报名的女孩普遍打扮得像模像样，让父母陪着，公主似的。苏娅向人借笔，填表，不小心让手肘挟在腰间的足球滚到了一个中年军官脚下，那人捡起球，若有所思地望了她一眼，并不言语。

第二天，有关方面通知她去学校“目试”。宽敞的教室一下子变得不宽敞，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苏娅一袭杏黄衣裙，在应试者中显得不同一般，她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的宠爱和女儿的可爱，构成生活最亮的本色：苏娅聪明伶俐，有那种把不那么光鲜的衣服穿得光光鲜鲜的天生丽质，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令妈妈倍感自豪，家里一来了社交圈里的客人，就忍不住让她露两手。

接下来是到医院体检。

接受外科检查时，苏娅被命令全部脱光，剩下一条内裤。她注意到其他的女孩都穿着传统的大短裤，唯有自己穿一条紧身三角裤，内心有些紧张。站在她前头的一个女孩被搔痒腋窝时笑得一塌糊涂，医生在体检表里只能写上“抑制能力差”几个无奈的字了。苏娅也怕痒，灵机一动，说急尿，到厕所，用白胶布贴住腋窝，又撕下来，如此反复多次，腋窝下极其敏感的皮肤便留下了胶布表面的锌。这一关因此顺利通过。量身高时，苏娅1.54米的身高——造物主在这一点对她有点不公——离最低标准还有1厘米的差距。她站上电子秤的一瞬，使劲吸了一口气，由于吸气时胸膈上升，人的身体也随之稍稍升高。

就这样，体检过关了。

苏娅的学习成绩更不成问题。从跨进校门的第一天到初

中毕业，她所得的大大小的奖状，贴满了卧室的一面墙壁。她已顺理成章地考入西鹅市一中——全市唯一的省属重点中学。

那天，接兵的中年军官和地方武装部的官员前来家访。苏娅的父母正喜滋滋地展读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做过外交官的苏雅正的设想是：以女儿的聪慧，理想的成才道路应该是入重点中学，上名牌大学，然后——假如可能的话——出国留学，考一个洋博士回来。

军人的来访，让苏雅正愕然。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苏娅已偷偷报考了军校，他一边让夫人招待来访者，一边把苏娅叫到自己的书房，打量她一会儿，才开口说：“娅子，你能给我一个说法吗？”

苏娅起初惴惴不安，双手绞在一块儿，手指扭动着。当她抬头，迎着父亲的目光，发现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有些不解地望着自己，便大胆地说：“爸爸，你常常教导我要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尽管我只有 14 岁，我想你也不会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吗？”

“当然。孩子，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吗？”

“很简单。爸爸，我喜欢去做一个女军官。”

沉默了片刻。苏雅正摇摇头，又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娅子，已不是小娅子了。”

苏雅正早年曾留学法国，后又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二等文化参赞，还有一个法国化的别名“弗兰克·苏”。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冷处理，离开外交战线，回到西鹅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最近才被提到领导工作岗位上。不仅在单位，而且在家里，都提倡公平和民主，从不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因而深得儿女的爱戴。当他尊重了苏娅的选择

时，女儿激动地跑过去跟他拥抱，以一个平等的朋友的口吻说了一句：

“弗兰克，我爱你！”

他拍拍她的肩膀，笑了那么一笑。

8月的中旬，苏娅被通知去军分区招待所集合，同时入伍的还有李修玲和黎曼，以及其他两位同校不同班的同学。她们是从众多女孩中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穿上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宽大军装，五个人愣头愣脑的，都成了田地上吓鸟儿的稻草人，一点儿也没有想象中够威够劲的飒爽英姿。最让苏娅不能忘怀的是剪头发的一幕。女兵不能长发过肩，而她精心留了五年的长辫，在一瞬间变成了横竖不对劲的散开的扫帚，她拿帽子遮住脸哭了。当哭得没滋没味了，再去找那辫子时，它已被扫进垃圾堆。若干年后，她又蓄了一次长辫，又再次剪掉它，却不是被迫，而是自愿，且没有哭。

第一次离开家乡和父母，苏娅她们既兴奋又不安。没有告别，一辆由蒸汽机牵引的火车，也像她们一样既兴奋又不安，两昼夜的晃晃荡荡，晃荡到湘东，才长舒一口气。

解放牌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把她们带到普通地图上见不到的地方：蒋家山“军医学校驻地”。

苏娅分配在第三班。每班八个人，班长是老兵。老兵的显著特征是走起路来，追风似的。

严酷的军训开始了。护训队队长是山东人，泰山一般高大，巡视队列一圈之后，向女学员们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教官关山海。

关山海精瘦，使人想起饥荒的1960年，在护训队队长

面前，就像一片黑色的羽毛，但底气很足，也学着队长，在队列前有板有眼地巡视，但由于他又不是队长，所以只适可而止地巡视了半圈。糟糕的是，他的普通话咬字不准，常喊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口令：

“前面一撤（排），向前走一步。”

前面一排并不向前走，气得他七窍生烟。他把比别人窃笑得更明显的黎曼叫出队列，问她为什么不向前走一步。黎曼目不斜视，回答：

“对意义不明的命令，军人有权拒绝执行。”

关山海满脸灰土。

不多久，过中秋节，女兵们很想家，很想家就去军人服务社买来一瓶白酒，均而喝之，感觉很豪壮，却不幸让关山海发现了，立即列队训话：

“刚进军营，就学会凶（酗）酒，像什么话？”

话音未落，苏娅一声尖锐的“报告！”，让他愣了一愣，厉声问：“什么事？”

“是酗酒，而不是凶酒。”

“屁话。”他相当严肃地说。

“革命军人，不许口吐脏言。”她更严肃地回答。

关山海又是满脸灰土。

满脸灰土的关山海有意把难对付的女兵们拉到炎炎赤日下操练。头顶上没有一丝树阴，连鸟也懒得飞动，何况这些细皮嫩肉的小姑娘。他们表面上对关山海保持一种毫不示弱的派头，骨子里却恨不能人人踹他一脚。

踢正步时，要抬高腿做分解动作，许多女兵像被刈割的麦秆一样，龇牙咧嘴地倒下了。让关山海稍感欣慰的是，队列尾部最矮小的苏娅，却坚持到最后。

训练间隙，原地休息一刻钟。每当这宝贵的一刻钟即将结束时，女兵们为了拖延休息时间，就从不同的角度去吹捧教官。关山海被吹得有点不好意思，又不好立刻拉下脸向她们发火，就悻悻地踱到一边去，低头数自己的步子，很孤独的样子。女兵们发现，原来关教官并不十分可憎。

这期间，一个叫林玲的女学员兵，因为军校生活与她的希望偏差太大，便想回去继续念高中上大学，军训时有意在出操时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地走，特滑稽；打枪时，要么双眼紧闭，要么同时圆睁，关山海急了，用胶布贴住她的左眼，使她活脱像一个影视剧里常见的独眼龙，让旁观者笑得不三不四，严重地扰乱了军纪。结果，她如愿以偿，被退回原籍。后来，她竟考上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军训后期，又出现一个新的训练内容“紧急集合”，且大多在凌晨三四点进行。当急促的军号一响，你要在三分钟内，摸黑把一切行军的物品带齐：席子、备用衣服和解放鞋，军用水壶要灌满，挎包里要放着针线、茶杯、牙刷、指南针之类。

第一次紧急集合，笑话百出：有穿错别人的鞋子的，有将裤子反穿的，有将对襟扣子扣得七上八下的……洋相应应有尽有。一窝蜂拥到外面，好不容易列队站好，急速行军开始了，便不时有东西从身上往下掉，或者背包干脆脱落，让人狼狈不堪。甚至，不少人忘记拿皮带，一边跑一边提着松松垮垮的大裤头，一个个像非洲鸵鸟，颠着身体你追我赶。个别女兵情急时居然尿了裤子。

于是，大家普遍地患上一种她们戏称的“紧急集合综合症”，紧张兮兮，神经兮兮。苏娅突发奇想，给战友们提出一个对策，即整夜和衣而坐，等那折磨人的军号一响，即吱

溜下床，扛上早已打好的包和枪，夺门而去。事后，一个个相互嘲笑，笑得半天直不了腰。白天上军事知识课时，教室里的哈欠此起彼伏，弄得讲台上的教员满头雾水。

更有趣的是，有时她们如此折腾一夜，却并没有紧急集合令响起，弄得大伙儿心里都很失落，仿佛紧急集合又变成了一件可爱的事情。

说不清酸甜苦辣的新兵连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苏娅她们从少不更事的女孩变成了标准的女军人。矮小而有力的教官关山海临走的那天，还来看望了苏娅，说了一些激励上进的话。苏娅也说了一些一定要上进，不辜负他的期望的话。苏娅是少数几个对他存有好感的女兵之一。在一次野外作训时，她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下，是他在下面及时接住她，滚翻到小河中，又不顾自己的胳膊被乱石划得鲜血淋漓，抱着昏迷的她一路跑回医院。但他的严酷，也让她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她刚要进行匍匐前进训练，却猝不及防来了少女的初潮，忙起身报告关山海说：

“教官，我倒霉了。”

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双眼一瞪：“倒什么霉？神经病。你老老实实给我趴下，完成规定动作！”

少女的羞涩使她难以启齿说明真相，当她咬紧牙关爬到终点时，整个人早一塌糊涂。

末了，他说：“你真是个好兵。”

“你，”苏娅笑了那么一笑，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说，“您也是个好教官。”

其时，她心里同姐妹们一样，也笑骂他是个“倒霉鬼”。